

女兵告诉你

● 杨筱憬 著



女兵告诉你

● 海潮出版社

女 兵 告 诉 你

杨 筱 博 著

海 潮 出 版 社

(京)新登字127号

责任编辑: 木公

封面设计: 晶晶

书名: 女兵告诉你

著者: 杨筱憬

出版: 海潮出版社 (北京西三环中路19号邮编100841)

印刷: 北京朝阳区 三环印刷厂

发行: 海潮出版社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张: 7.25

字数: 170千字

版次: 1993年6月第一版

印次: 1993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7—80054—449—4/I·103

定价: 5.9元

你所向往而不了解的女兵
群体，告诉你一系列她们在军
营经历的青春秘密……

目 录

- 第 一 章 初涉军营时身心的突变… (1)
- 第 二 章 女兵求美悲喜谈…………… (15)
- 第 三 章 兵姑娘的八小时之外…… (34)
- 第 四 章 女兵正是情窦初开时…… (53)
- 第 五 章 娇嫩的姑娘到军营会怎样?
…………… (80)
- 第 六 章 女兵的交际圈…………… (95)
- 第 七 章 女兵的“关系户” ……… (104)
- 第 八 章 她们终于没有出卖爱情… (116)

第 九 章 女兵的枕下读物·····	(126)
第 十 章 全力以赴当作家的女兵们 ·····	(136)
第十一章 特别新兵——穿军装的女 大学生·····	(147)
第十二章 绿色营区的“临时女兵” ·····	(155)
第十三章 十岁女娃来当兵·····	(167)
第十四章 女兵受骗的内因·····	(181)
第十五章 女兵受骗的外因·····	(192)
第十六章 多味的女兵泪·····	(199)
第十七章 告别军营——女兵独特的 危险期·····	(212)

第一章

初涉军营时身心的突变

女孩儿入伍芳龄十八，正含苞待放，乍由温馨的闺房迁移到整肃的军营大屋，新的身心承受将使她们发生怎样的变化？这里介绍的女兵经历，也许能给你作出回答……

我来到房前的时候，看到十来个女新兵，正在溪边洗衣服。时近正午，冬日的太阳稍稍有了些暖意，但溪中仍结着厚厚的冰。小姑娘们在敲开的冰窟窿里打上一桶桶水来，倒在花搪磁脸盆里。寒风吹散从桶里倒出来的水柱，冰冷的水花溅在她们脸上、身上。她们娇嫩的脸都冻得通红，手也透红了。这些刚入伍十几天的小女孩，一律穿着鼓鼓囊囊的军用新棉衣裤，看上去令人发笑。我注意到，她们的脸上并不都是欢笑，倒是挂着说不清是忧郁还是迷茫的神情。和我同来的张干事笑着说：“看到了吗？她们和刚入伍的男新兵一样，都还傻乎乎的呢。人们叫男兵新兵蛋子，叫她们的名字不一样——新兵片子。她们这些来自北京、天津、河南、四川、湖南等地的小丫头，象来自田野突然被关到一起的小鹿一样，在这块陌生领地里茫然不知所措哩！”

是的。她们初涉军营，遇到了一系列她们意想不到的新

鲜事和小问题、小麻烦。她们或多或少地陷入了彷徨之中。这是她们军旅生涯的开始，她们必须尽快地摆脱这种从戎伊始的困惑……

恼人的床铺

从北京入伍来到大山沟新兵训练团的小李，一进入新兵居住的大宿舍，就傻眼了。她没想到，屋子里一溜摆着6个双层床。而她，被安排到正对着门口的上铺上。屋子中央，安着一个锈色浓重的铁炉子，用过多年的旧烟囱，在炉子上方拐了个弯，从她的床铺上方通过，伸展到屋子外面去。大概炉子刚生了火吧，屋子里充溢着烟火煤球味。小李呛得咳嗽几声。她穿上军装这几天来的兴奋，一下子减去许多。这样的屋子，这么多人住一起，怎么睡觉啊？小李家住的是三居室，自己享用一间8平米的屋子，里面布置得舒适而又有诗意。单人沙发床上，铺着柔软的漂亮缎褥，上面罩着粉红色的床罩。床头的花枕头旁，摆放着自己喜欢看的书和画册，还有影集、小玩艺。床头柜上，有一个精致的艺术小台灯。墙上，挂着自己的一副画像，几张电影明星彩照。梳妆台上，摆放着高级香水、折叠镜和电吹风。那是何等温馨的小天地呀，可眼下……简直和电影里看到的牢房差不多！到了夜里，外面的军号嘀嘀嗒嗒一响，接她来的中士班长马上宣布上床睡觉。她战战兢兢地爬到上铺，脱毛衣的时候，两手往上一扬，触到了烟囱，吓了一跳，赶紧缩回手来。灯熄了，屋里一片漆黑。她觉得身上很累，想翻个身，刚一动，双层床吱扭一晃，她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如卧扁舟，漂浮海上，惊魂甫定，黑暗中，又听窸窣窸窣，觉得床边有人摸索

着什么。稍松的心复又紧缩起来，她一动不敢动。半晌，壮着胆子睁开眼睛，借着微弱的星光，看到班长在给她拴背包带，从床这头拴到那头，大概是防止她睡不老实滚到地下。细细的松动的“安全带”似乎又唤起了她的恐惧，她心里仍怕，很困却睡不着。好久好久，才进入梦乡，似乎回到了自己那小卧室里，翻动着身子摆弄小狗呀、小猫呀，唐老鸭呀……突然，她从床上滚了下来，幸好背包带起了保险作用，腿悬空了，带子挡住了她的腰。尽管这样，她还是妈呀妈呀大叫起来，惊动了大家，搅动了全室。骚乱以她的得救而告终。

这就是新兵们入营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：对军营新生活的极不适应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女兵比男兵则加个“更”字。不光夜里睡觉不习惯，就是白天活动，初时也觉得许多不自在。比如，女孩儿的“事儿”多，这许多的“事儿”带有隐秘性，在家里，有些“事儿”连妈妈都不让知道，自己关在小房间里去处理。而来到军营，住集体大宿舍，众目睽睽，毫无遮蔽，一切似乎都要公开，当然不自在了。再比如吃饭，女孩儿爱挑食，在家里，挑挑拣拣，发号施令，甚或小灶待遇，部队不行，要集体就餐，吃一样的饭菜，爱吃不爱吃，就那么几种。于是，有些姑娘，嫌部队的大锅饭不对口味儿，有的还真饿几天肚子哩。有的姑娘自恃从家里带的钱多，就到军人服务社里买零食吃。某部新兵一到，竟把小卖部的小食品“扫荡”一空。女兵宿舍里，除了香水味便是奶糖饼干味儿。可此计不可长久，有多少钱往里“填”呢？钱花光了，就写信回家求援，不光让家里寄钱，还要妈妈从大城市买好吃的寄来。然而好景不长，部队很快就进行艰苦奋斗教育，动员新兵们把家里寄来的钱存入银行，不要让家

长再寄钱寄物。于是，这当头的“棒喝”，使小女兵们陷入了无奈。在新兵连，我看到了战友的女儿，她谈着自己来部队后的种种“委屈”，谈着谈着就抽抽答答哭起来了。

怎么办呢？办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下决心告别“小公主”式的生活，尽快接受部队生活这个现实：军营不是闺房！快快完成“由民到兵”的转变。这第一“变”，就是生活方式的转变。要知道，部队严明的纪律，整肃的环境，不是故意刁难，是部队所需！部队就是要用强制性的框框，把娇姑娘塑造成战士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你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得生存、快行动、完成武装集团担负的特殊任务。“宝剑锋自磨砺出”，不经磨练，哪有战士！到你度过这一艰苦历程后，就会自豪地说：“啊！我是真正的女兵了！”前面提到的新兵小李，在结束新兵连3个月生活后，给妈妈的信里写道：“妈妈，知道吗，我已经变成另外的一个我了。想想几个月前，我哭鼻子，闹情绪，要求班长把我送回家里去，真没出息呀！妈妈，我学会独立生活了！”据统计，98%以上的姑娘，都能度过军营生活关。想想看，谁愿意在军营大门口彷徨一阵子，就早早地被宣判为懦女呢？

操场上的难堪

娇姑娘转变成合格女兵，不光要学会军营的吃、睡、穿、戴，更要完成艰苦的新兵训练。体态婀娜的姑娘，并不意味着天然易学军姿。要站有军人相，坐有军人相，动有军人相，必须度过“操场关”，甚至要承受“操场难堪”。

肖京身材苗条、天性活泼，在家里是个淘气鬼，在中学也是个活跃分子。跳舞，演小品，她即兴就来。按说，凭着

她的灵气，走走正步，踢踢正步，算不上难题。然而，或许正因为她的“表演动作”太多了，反而和大家走步走不上一个点。正步，小腿总打弯；跑步，总比别人快半拍，且腰肢、屁股扭来扭去。班排长大声喊着让她和大家保持一致，并扶着她的腰纠正她的“扭”。可她不服气，认为硬邦邦地走多难看，自己的走法才艺术呢！排长说她几次，她嘟嘟囔囔顶嘴。那好吧，排长对她实施单个教练。你不是认为自己走得美吗？那就出来表演一个让大家瞧瞧。大庭广众之下，肖京走出队列，踏着排长的口令踢正步。利用眼睛的余光，她看到，不光女兵们注视着她，不远处的男兵们，也往这边瞧呢。还有训练团的副团长，也远远地朝她看。在众目凝望中，强烈的表演欲撩拨着，她决意大显身手。她踢得很认真，把她认为漂亮的动作都展示出来了，想一举征服“观众”，谁知，先是女兵们发出哧哧的低笑声，接着是男兵队列冲她发来笑声。肖京听得出，这笑声不是赞美，而是讥嘲。她紧张了，脸涨红了，冒汗了。这时，副团长竟走了过来，喊了声立定，让她站好，说：“走正步，不是跳秧歌舞，你要好好体会动作要领！”新兵眼里的副团长可是个大官。这大官边说着边做起示范。这下弄得肖京无地自容了。想想看，几百名新兵，看着她让副团长来纠正队列动作！她的眼泪涌出来了。这时副团长冲着队列说：“大家不要笑！象她一样不合格的问题，你们身上都有！记住，你们的自身条件再好，不按条令来也不行。军人要求的是整齐划一，在操场上，不能任凭你发挥个性！”一席话，说服了肖京，也教育了其余的女兵。晚饭后，银白色的月光下，肖京和十来个军姿动作不合格的女兵，自发来到操场上，自行补课练习踢正步。此时，一天的训练已使她们浑身酸痛，腿也浮肿了，象灌了

铅。但为了“雪”“操场难堪”之耻，她们咬牙忍痛，反复地练，艰难地抬举着肿痛肢体，苦战才能过关嘛。

夜间紧急集合，是新兵的一种特殊“操练”。它考察新兵的军人意识、战备观念和战斗作风。这个项目，更容易让女兵难堪呢。从宁波入伍的小董回顾第一次紧急集合情景时说：“哎呀，在家时，睡觉睡到太阳老高，妈妈气得撩被窝，我都不愿起来。现在可好，半夜正香香地做梦呢，一阵紧急集合哨，我还不知怎么回事，就听班长大喊大叫‘快起床打背包’。还不让开灯。屋里乱作一团，不是这个找鞋子，就是那个嚷裤子朝哪儿面。我拼死拼活地打完背包，从双层床上跳下来，解放鞋早不知哪儿去了，就光穿着袜子跑了出去。排长说那边有敌情，特务搞断了电话线，一个向右转，就去抓特务。结果特务没抓着，我们的背包大都散了架，一个个抱着被子回到宿舍。拉开灯，哇，互相瞧瞧狼狈相吧，没系扣子的，穿错了鞋的，……这副样子竟使我们忘了扎破脚、挂破脸的疼痛，满屋大笑起来。”怎样战胜这种难堪呢？还是那个字：练！有的女兵得到“情报”，半夜可能搞紧急集合，于是熄灯后悄悄打好背包，不脱衣服，半睡半醒地等着，谁知白等一夜，没捞到“便宜”，反而熬红了眼睛，疲惫不堪的身体也没休息过来，甚至得了感冒。所以，没必要这样。练硬打背包的功夫，睡觉前衣服鞋袜放好，别弄乱套，听到紧急集合信号时别过度紧张，迅速而又有序，这样经历几次，也就过关了。

其它训练项目也是如此。比如投弹训练，女兵比男兵力气小，开始的时候投不远，但只要不急，不怕人笑，肯下苦功，绝大多数都能达到标准。还有夜间站岗。女孩子胆小，在漆黑的夜里，往往看到黑影子就毛骨悚然，听到山间的松

涛声也会把心提到嗓子眼。女兵站岗往往是两人同班，可以相互勉励，再说手中有武器，旁边有电话，屋里百十个战友召之即来，怕什么呢？过分害怕和紧张，就会闹出“难堪的事”来。练大了胆子，不光站岗不怕，在今后军旅生涯中，走夜路或单独执行任务什么的，也可以勇往直前了。

失效的泪水

“我就不嘛！人家不愿意嘛！”17岁的蒋薇薇，把小圆脸扭到一边，双手拧着床单的一角，噘着小嘴哭起来了。班长派她到伙房帮厨去，她就是不肯。什么理由也没有，就是三个字：不愿意。她是个任性的小丫头。若在家里，妈妈让她干什么她不干，耍耍性子，撒撒娇，当妈妈的往往就心慈口软，叹口气说“真拿你没办法”，一转身拉倒。可这儿是军队，班长是领导，她的分派就是命令，作为战士就是部属，必须服从。否则，班长的指挥就不灵了。这不，班长说了两遍，蒋薇薇不听，班长火了，厉声道：“蒋薇薇，你必须去！不愿意也得去！赶快去！”蒋薇薇瞪了瞪班长发怒的脸，这才从床上站起来，悻悻地走出房门，重重地把门一摔，随口扔过来一句：“不就是个小班长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！”

任性，娇气，是现代女孩儿特征之一。她们有些已是赶上“只生一个好”的独生女，在家里娇宠惯了。然而，这种性格，与军队的职能和性质不符。执行特殊任何的武装集团，必须令行禁止。作为军队重要组成部分的女兵，当然也不例外，从当兵那天起，就须学会两个字：服从。不管你在家里多么任性，爸爸妈妈对你百依百顺，你也要逐渐改变。说

到办法，我想有两个。首先要明确，你的身份变了，不是地方小女孩了，不是家庭小公主了，而是一个象征着“长大成人”的女兵了，因此要求也就不同了。其次要懂得，在军队里，个性服从共性，个体服从整体。一行一动，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，只能按着部队的要求来。试想，你任性，她任性，战斗集体不就涣散了吗？

蒋薇薇后来深谙此理，克服了任性的毛病，成为一个好女兵。去年她当了班长，也到新兵连去训兵，对着新入伍的使性子不听她话的女兵说：“快改了你的毛病吧！当初我比你任性得还多，都给治过来了！”瞧，现身说法哩。

难言的隐情

“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靶把营归……”那天在东海之滨的某单位采访，回招待所时，正看到一个女新兵连的战士们训练归来。她们排着整齐的队伍，肩扛钢枪，昂首挺胸，英姿飒爽，队尾两人扛着两个胸靶。这时果然正日落西天，那边虽然没有山，但那乡间的田园风光，成为这队唱着歌儿的女兵的诗意背景。我赶紧打开相机，准备拍一幅《女兵归营图》。就在我把镜头对准她们时，一个意外情况出现了——

队伍中间一个身材顶长的女兵，忽然身子一歪，朝路边草地倒去。带队的值班干部赶紧喊了声“立定”，奔向那女兵。我也赶过去，只见小女兵脸色刹白，额上滴着豆粒大的汗珠。她一手握着钢枪不放，另一手死死地按住小腹，脸上的表情十分痛苦。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带队的干部已招呼来几个女兵，把疼痛不堪的倒地女兵架着回营房去了。

第二天，我到这个女兵连采访，问起昨天的事，年轻的女连长犹豫一阵，说：“怪我们工作粗，没发现她的特殊情况，她痛经好几天了，也不说。昨天趴在冰凉的地上瞄准瞄了一天，痛经加剧，下午回来就痛昏了……她怕说出来中断训练，昨天痛得厉害时，又正好是个男教练带队，不好意思说……唉，弄不好，这样会落下病根呀！”

就这个问题，我询问了一位军医。她说，刚入伍的女兵，18岁左右，小的实际上只有十五六周岁，对月经方面的知识很缺乏。并且，她们羞怯心理较重，在家里，有点不正常，和妈妈谈，妈妈就帮着处理了。来到部队上，大家都刚刚凑到一起，遇到这类事就不好意思说出来。尤其是，她们从家乡来到部队，环境变了，气候换了，生活方式改了，条件也不一样了，就容易造成经期异常及一些不健康行为，而发生这种情况后，小女兵们往往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病，心理压力很大，但又羞于或怯于启齿，自己硬撑着。不改变这种状况，势必影响她们身心健康。据说，美国的女兵部队，对征来的新女兵，专门安排女性知识课，其中有妇女保健、防强奸等等。可我们往往忽略了……

这位医生的话很有道理。上述那个女新兵连，自出了那件事以后，注意了这方面的引导教育，使十几名有类似情况的女兵讲出了自己的难言之隐，得到了及时治疗。后来女兵卧地瞄靶时，连里增加了几条棉垫子，供有了“特殊情况”的女兵使用。

实际上，女兵作为女性的一些具体问题，属于正常生理现象，讲出来是正常的。别说领导是女的，就是男的，婉转地讲出来又何妨？《西线轶事》里，战场上的女兵，连长就是男的，在那特殊情况下，连长背过身去，女兵们排除了她

们的情况。生活在军队这个特殊集体里，“特殊情况”也要“特殊处理”了。当然，你的羞怯一时战胜不了，那就找医生，或者请班里最要好的战友帮忙。总之，为了健康，为了战斗力，该讲的难言之隐一定要讲出来。

心理的变态

白天，她神色凝重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战友和她说笑，她也打不起精神。有时，她坐立不安，一会儿拿本书，翻两页扔下，一会儿写家信，刚写了几个字又把纸揉成一团。当然，在操场上训练，也不能专心致志。到了夜里，她在上床辗转反侧，弄得床吱吱晃动。班长以为她心里有重大不快，找她谈心，启发她讲出来。她陷入沉思，忧郁的眼睛凝视着面前哗哗流淌的溪水，良久，挺认真地说：“班长，没有，我心里真的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，就是经常觉得心情沉重，胸口这儿象压着块石头，有时候又象塞着一团火，心里躁得慌。我自己真的不知道为什么……”

女兵小王的这种情况，不少刚入伍的姑娘也经历过。这种忧郁、烦躁不安的心境，一般出现在新兵训练生活的中后期。到底是什么原因所致呢？这里，我们就结合小王的具体情况，帮她作一番分析。

十七八岁的妙龄姑娘，往往天真烂漫，把自己所追求的新鲜生活，涂上浓浓的理想化的色彩。小王就怀揣着理想化的“军营图”来到部队的。入伍通知书到手后，她一蹦三尺高，以为到了军营后，她所梦想或渴求的一切都会实现：穿上崭新的军装，走在从未去过的街市上，享受人们的青睐；

安排一个理想的岗位，干出人们所崇拜的英雄般的业绩，获得金光闪闪的军功章；充分展示自己的魅力，得到朦胧想象中的“白马王子”。乃至身处军营之中，度过了两个来月的新训生活之后，她蓦然发现，军营并不是那个理想化了的王国。它不依据小王的意愿所能转移的法则而存在，绿色调就是绿色调，蓝色调就是蓝色调，和小王的浓浓主观色彩大相径庭。于是乎，小王在彻底看透军营的山、军营的水、军营的石头房子、军营的黄沙小路之后，禁不住在心里轻叹一声：“哎，军营原来就这样！”宿舍、操场、饭堂，活动空间竟那么可怜的狭小，哪里比得上家乡一条街！她来的时候已是冬天，营区刮着荒凉的风。就是星期天到山那边的海滨泳滩走一走也看不到歌中的“太阳岛”、电影上的“夏令营”。凉风掀动冷潮，只偶尔看到几个赶海人的影子。营区直线加方块的韵律，与她浑身洋溢的活跃情愫矛盾极了。哼，哪有什么遐想中的“白马王子”，整天生活在女儿国里。姑娘们虽然活泼，但总缺少一种韵味。她爱跳舞，在家乡那南方小城里，时常去卡拉OK，是出尽风头的“女皇”，可军中规定不得擅自出去跳舞。偶尔联欢，男兵连的搭挡呆头呆脑，在她身边躲躲闪闪，真没意思！这样将生活几年？天呀，那不是白白浪费青春吗？还有，听说分配时，多数单位都不在城市，自己表现一般，能分到好单位吗？还有一点，小王自己也纳闷，在家时，每逢来特殊情况，尽管情绪不稳，可也没怎么忧郁过，为什么来到部队，一到来特殊情况，就出奇的烦躁不安？一烦躁，就睡不着觉，而一失眠，就更加烦躁。自己这是怎么了？

窥一斑而知全豹。小王的情形，可以说明造成新女兵忧郁的因素，不外乎三个：环境因素——对军营活动空间的不满